

白发，同样可以飞舞成风中的风景。白发的芬芳，其实更是内心恬然的外放，一如走过的岁月，都会还原成最初的纯净与洁白。

总觉得刚刚接近四十岁的人，应该不会有白发的。第一次发现，是照镜子的时候。看见鬓角处的几根很明显地闪着光，并没有太多感受。可是，后来越来越多，直到有一天如雪般落进猝不及防的眼里。有时会有种错觉，镜中那人并不是自己吧，都说镜中是虚幻世界的投影，也许那是另一个人，在另一处渐老。可是，多年不见的友人相见，都会惊呼：“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了？”便心下凛然，他们眼中的我，应该是真实的吧。

回想起来，仿佛少年儿童的岁月并不遥远，似乎昨天还是年轻气盛，怎么生命的秋霜瞬间就染白了昨日的发？想想曾经的时光，一下被沧桑挤远，远得极不真实。或许，白发的我才是真实的，而那些鲜活过的流年，才如镜中般虚幻。能看得见，却不可碰触。

一直以为，女人最怕白发。美人辞镜花辞树，连镜子都不敢照了，那必是青丝变白发了。可是这也如花辞树一般，是不可阻挡的事，所以自古有多少曾被日日临照的镜子，最后被闲置生尘。美人未至迟暮，便已不敢再度揽镜，随着第一根银丝的出现，便一脚踏进生命的苍凉。

却忽然想起一位老大娘，她曾是我的邻居。每天的清晨或日暮，都能见她悠然地走进门前的水上公园，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在火红衣服的映衬下，很是耀人眼目。偶尔遇见，打过招呼，目光从她的发上掠过，仿佛掠过一个人一生的际遇。

一个夏日午后，我去邻家借一本书，老大娘独居，家里有许多古老版本的书籍。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她的家，她当时正坐在窗前看书，戴着花镜，阳光透窗而入，她的每一根白发都闪着细密的光。时光仿佛在她周身静止，只有阳光、白发、书

卷。我挑书的时候，她便站在镜前梳头，所有的发丝都流走于梳齿间，我竟是一时看得呆住。

她淡然一笑，说：“全白了！这样多好，以前偶尔看到里面的一两根黑的，心里就会被触动。多奇怪，更早的时候，在满头黑发里看到一两根白的，也会被触动。只是完全不同的感受，一种是怀念，一种是感慨。现在多好，全是白的，看着清静！”

老大娘反而愿意照镜子，在头发全白之后。我想，在看着镜中的满头白发时，她的心里应该是静而软，那是一种历经世事的通透，一种走过风霜的平静安宁，心如明镜，看得见所有的美好，所有的感动，纤毫毕现。

后来，我的白发越来越多，掺杂在黑发里，远远望去，如一层朦胧的轻霜。很多人都劝我去染了，我都没有为其所动，想想自己的年龄，也该到了白发的年龄，虽然多了些，可是早来晚来都是要来的。那么，就顺其自然吧，就像不可阻挡一场雪的飘落，就在雪中尽情地享受别样之美。

这样一想，再面对镜中的自己，便坦然了许多。头发变白，只是极为自然的现象，或许与心情经历有些关系，可是，我依然不太相信书中所说的一夜白头。既然是自然的，那么，我们所有加进白发里的种种颓然，便都可抛去。什么可怜未老头先白，什么鬓先秋泪空流，什么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白发无辜，却承载了我们太多的心事。却是羡慕那种劝酒梨花对白头的洒脱，羡慕鬓微霜又何妨的豪迈，白发，同样可以飞舞成风中的风景。

如此想来，镜子更是无辜的。它只是如实地展现着我们的变化，镜中人人，镜中华发，如若不能点染自己的眼睛，那么，我们的心中定然是黯然。于是镜面失色，眼中只有那一抹寂寞的白。

回想那个午后，邻家老大娘窗前阳光下看书的情景，已成心底一个温暖的背景。白发的芬芳，其实更是内心恬然的外放，一如走过的岁月，都会还原成最初的纯净与洁白。

包利民



插旗山下 (油画) 张全普作

猴

妻子属猴，长得还真像猴样。都三十岁来了，走路蹦蹦跳跳，高兴时手舞足蹈，时不时来个《西游记》里那个或称猴王或称猴精的悟空，一手加在额前，一手背在背后，两手成S型。

妻子爱打牌，因为有了身孕，干脆没让她上班，由她天天打。有时在家对面打，有时在小区大门口旁边的茶馆里打，再远一点就是农贸市场那里的麻将馆打。到底哪家打？看情况分心情，如果在小区里和某个不耿直的人相遇牌桌，那么下次就不会再去那儿了，得歇上好几天。哪天把这事忘了，或者另外一家麻将馆遇上不耿直的人时，才又重新转回来。

属猴的妻子打麻将也是一幅猴样，自己和牌早，趴在桌上看家，瞟下家，脑袋扭来扭去，眼睛溜溜转，或者双手叩桌面，像弹琴，一副洋洋自得样。突然有一天，属猴的妻子不再像猴了。

冬天冷，早晨，我们还窝在被窝里，农贸市场那个麻将馆的王老板就打电话来邀约：来了吗？妻子无奈，答应得非常勉强，隔十分钟。十分钟过去了，电话再来，来了吗？妻子这才不情愿地起床，心里一个劲地埋怨，老王头真是，还让人体不休息啊？我自个儿不知道来吗？要你催，要你催？

中午，刚吃完饭，刚坐下来休息，电话又来了，又是王老板来邀约打牌。妻不胜其烦。老王打的电话越多，妻越不高兴了。我生气了，对妻说，一句话，我不空，或者我不来你那儿了，不就完了？妻摇摇头，就是不照我的说，还得跟那个老头啰嗦半天。

一天，王老头又来电话，妻子干脆不接。王老头打了一遍又一遍，好不容易

李佑伦

遥忆父母

公元2006年4月29日，我母亲去世，享年76岁，迄今11年。

公元2014年8月16日，我父亲去世，享年88岁，迄今3年。

父母双亡，格外悲切。“子欲养而亲不待。”依何方式纪念，颇费思量；我本含蓄羞赧之人，轻易不会把伤痛挂在嘴边写进文字，唯有默默惦念，藏诸于心，露笑于脸。每逢春节清明中元冥诞，逐多化纸钱，愿天堂的父母幸福。

时空遥遥，积念累累，往事依然，最忆父母。母亲祭日，作文之想亦趋强烈亦催我成文。

父母为平凡人，农民，无壮举伟业，藉以生活琐事忆之。

一

父母是经人介绍结婚，何时结婚不得而知，更无故人知旧事。他们性格相反，父亲外向，乐观，健谈，洒脱，与人见面熟，尤好交友，嗜好烟酒，母亲严肃，认真，缜密，不苟言笑，家里主事，但无事自忧甚多。如此两人，竟能相处几十年，实在奇妙。

一日，父亲买羊肉回家，母亲嫌膻味重，起争执。母亲生气，骂父亲，父亲解释，母亲仍未休。父亲说“我怕你”，借势即罢战噤声，躲进厨房。我见父亲许久未出，跟进一看，正拾木炭于墙上“涂画”：“李世珍”后画一只黑手图形。李世珍为母亲名字，父母均不识字，但能“画”出自己名字。问何意？父亲将手一舞，戏答：“李世珍‘一手遮天’。”母亲恰好进来，看见墙上，又闻听父语，不怒反笑：“蔡奇兴（父亲名字）你莫冤枉人。”言毕即去煮煮羊肉。

平素父母争论，均以父亲退让认输为终结。他们一正一反，一庄一谐，一强一弱，是为互补。男女之间，争吵难免，男人大度，谦让为怀，心结易解，情感易固。

此为父母的夫妻之道。

二

父亲几尽一生从事乡村煤矿井下作业，条件艰苦，环境恶劣，“吃的是阳间饭，干的是阴间活。”但为生计，别无选择。父亲瘦小，靠不足百斤的躯体承载超越体重的重荷。母亲则干农活，做家务，带小孩，事事辛劳。母亲常年胃病，吃药，用不健康的身体保障儿子的健康。年轻挣钱

为养家糊口，老来无着靠儿女孝道。儿女长大成家立业，父母变老分家歇业。此乃人生轨迹也。

一天，但见父母老矣，我和哥哥商议，我们不要等父母提出，当主动担起赡养责任。父母并不赞成，说“我们还做得，现在不用你们的钱，等我们动不了你们再给不迟。”其实，他们惟恐添累。我们一再劝说，方同意。我们将钱交予母亲，由她掌管。缘于母亲善理财，会安排。然不久，父亲“抗议”母亲没拿钱与他。母亲则说，他拿钱就是买酒。父亲非小气之人，他认为儿子是他和母亲共同所养，他“要钱”是为一份“公平”。啼笑皆非，“老还小”矣。顺父意，从父命。我再与哥哥商量，定时给生活费，父母一人一份，其他费用照给。皆大欢喜，善莫大焉。

又一次，我把钱交给父亲和母亲，父亲却半认真半开玩笑说：“你老好久没拿钱了，我们不靠你们靠哪个，养儿防老。”母亲不言，还怪父亲多嘴。但父亲一向坦率真，有话直说，理直气壮，毫无含糊。我明白，父母已是老人，这也在提醒我们作为人之子之责任。我转告哥哥，哥哥速来交钱，并解释忙而忘事。

经历此段，我们谨记：敬老，为责任，为人伦。尽管父亲常笑言：“你母亲的钱拿去‘吃药’了，我的钱拿去‘喝酒’了。”并不如此，我们后来发现，父母为穷苦出身，节俭成癖，我们给的钱，不仅没乱用，两人去世后于贴身的荷包里还给我们留有数千“遗产”。我和兄长分配，至今珍藏，永久珍藏。

父母从无大道理说教，只希望看到，父母养育子女是责任，子女孝敬父母也是责任。彼此负责的亲清是真情，彼此失责的亲清是绝情。

此为父母的亲情之道。

三

少年的我玩皮野性。读大队小学发蒙第一天上午，始入教室有一女生放屁，极臭，众惊。经怂恿我出头“教训”她。女生当即哭告老师，我遭殃站黑板。是日下午到校早，站立高年级班门口看热闹，一女生也来看，不小心又发生摩擦推搡，女生哭，我又被站黑板。放学回去，我给母亲说：“我不想上学了，太恼火了，一天就站两次黑板。”母亲问明缘由，没有责备，没有打骂，

拉着我去见老师。当着我的面对老师说：“打人不对，但我相信我儿子是好学生，他会学好。”回家后，母亲对我说：“我给老师保证你会变好，你能做到吗？”我点头称：“能。”父亲也说：“人没有心生个心，磨子没有心斗个心。”

父母无文化，字认人人不认字，送我和哥哥上学，并非希望考大学中专跳农门，那时封闭环境里的农民绝对没有这种见识。他们指望我们学会打算盘能记工分，不再像他们吃“睁眼瞎”的亏。遭遇此次“第一天第一课”，我渐次学好，走上正途，居然成为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之后，远超父母“指望”，既“学会打算盘能记工分”，还当上吃皇粮的“公家人”。

父母淳朴简单，教育我们本份为人，谨慎处世，犹如父亲常念的顺口溜一般：“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口不开祸不来，少管闲事得安乐。”孩子可塑，受之于父母的行为影响，受之于父母的态度指引，多鼓励多激励胜过常打骂常斥责。

此为父母的教子之道。

四

1975年，是人民生活困苦、物质贫乏的年代。这年恰好我二伯五十岁。过生日这一天，二伯家里来了十多个亲戚，本是高兴事，可无米下锅，急煞了二伯。四下借也借不着，那年头大家都穷，忍饥挨饿，谁也好不到哪里去。吃“观音土”，吃糠粃粃，吃不死人的都吃。二伯和二伯母膝下无子，无依无靠。主人客人面有难色，皆无奈尴尬。

我父亲知道后，与母亲说：“客都来了，不可能赶人家走，把我们的米匀点给老二救救急，不然客人只好饿着肚皮走。”幸遇母亲亲习惯好，以严苛执行“计划经济”为己任。每当新米出产，她便用竹制米筒量出我们四口人一月的口粮，放进一个坛子里，每顿煮饭时再用事先计算好的筒数舀出来，只能少不能多，有客无客都如此。母亲常说“吃一顿饱饭，二顿就要饿饭”。此为我们家粮食能接新的密码。母亲听父亲这样说，当即表态：“那我们每顿少吃点，省着吃。”父母伸出援手，总归帮二伯家解了燃眉之急。

父母乐善好施，善解人意：那家有事，请自到帮忙；那家有求，克己无私帮助。

此为父母的友善之道。

水果物语 (三首)

蒲小莉

樱桃

青黛的山色，斜逸的炊烟
安静的露珠，露出羞怯的模样
樱桃在清晨，收集
行色匆匆的嬉闹
扶正眼镜的人
也扶起一段慵懒的春困

有谁来过，坐在坡地上
眷恋一根细长的枝丫
爱着与被爱
都将成为鲜嫩的果子
被采摘或贩卖

草莓

想到那些，突然醒来的事物
总让人莫名心悸
温吞的大棚植物，在早春
说出鲜红的秘密
跳跃在塑料薄膜上的小心脏

被一些爱慕者和垂涎者包围
惊讶已成为惯常形态
没有谁留意或关注
大棚以外的灰暗和萧条

后来，草莓在众多静物之间穿梭

模仿色彩，也制造色彩
在结构类同的客厅里涂鸦彩绘
不要奢望它们会长出鲜绿的叶

它比沉睡的旧事更容易腐烂
不必心存感激，在上一首诗中
它的朋友樱桃，正在成为仅供怀念的谈资

不要试图去谈起关于未来的话题
其时艳阳高照，曾赖以寄居的大棚
已被拆得七零八落

梨子

打算去开满梨花的村庄
也许会遇见新生的露珠
像一声悬挂的叹息，停顿在叶尖

邂逅一个失联知音

那年去时，梨子已成熟
路边是乱蓬蓬的野草
凌乱的脚步，天空飘过云朵
呈现出忧伤的样子
流水般的女子，心事重重
暮晚时分，向他打听东梨村

她在他微笑里走神，跟着他走进黄昏
走进一堆没有答案的疑问句
他削梨，然后切成小块喂她
淡定，从容，似乎与猎艳毫无关系

长辈说，分梨预示分离
她没有在意，她要的从来都只是一个从没出现的梦境

乡村五月 (外一首)

胡巨勇

提起五月的画笔
那禅坐在麦芒之上的梦
便多了
几分阵痛与沉重

乡村的五月
是镰刀的心事
预定的产期
守望的田野
铺开金色的承诺
摇曳着庄稼人
挥汗如雨的想象

面对五月
饱满金色的麦穗
是乡村唯一的语言

乡村的五月
是我目光吻遍的诗行
它阳光般流淌的诗意
生长着醇绿的乡情

擦亮收获的渴望
我纯朴的父老乡亲
用脊梁弯成镰刀的形象
点缀成我酝酿的诗歌韵脚
注释时光和流水
注释爱和生命

初夏里的蛙鸣

以一种虔诚的方式

敲击初夏的夜
生命里的吟唱
皱褶了五月的记忆
掷地有声

是最抒情的绽放
抚摸风的心事
枕着稻花香
催眠乡村的梦
蛙鸣咬破夜的宁静
铺开季节温馨的情怀
借一些语言文字亦或月光
是谁解读乡村的吃语
是谁紧握岁月的脉搏
而此刻，我用诗心咀嚼